

032
445



惨痛的事实

苏联 列夫·林柯夫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惨痛的事实

苏联 列夫·林柯夫著

江苏省中苏友好协会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根据 БИБЛИОТЕКА «ОГОНЁК»

№. 25—26 1953

惨 痛 的 事 实

苏联 列夫·林柯夫著

江苏省中苏友好协会译

*

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〇一号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七号

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书号：宁0771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 1/16 字数 20,000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数 15,181—85,190

謝尔盖·拉弗罗夫的这段事是在兩年前發生的。这件事的發生表面上看起來很突然，使他的朋友和熟人都感到非常驚奇。我为謝尔盖惋惜和难过，因为一切竟是这样發生的，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使他栽了一个跟斗。

这件事發生後不久，拉弗罗夫離開了莫斯科到諾里爾斯克去了。除我之外，沒有一個人去給他送行：他的家屬都住在索尔莫夫，父親在那邊的一個造船廠裏做技工，而對熟人們，他甚至沒有告訴他們他將動身。

我們坐在北站的小食堂裏，在多年的相交中我們破天荒第一次覺得沒有什麼好談。謝尔盖回掉了我叫的酒，當廣播筒裏通知旅客上車時，我們倆都高興起來，因為這最後的幾分鐘實在是太難過了。

謝尔盖上車時握了一下我的手說：

“謝謝你的一切……”

他和我都沒有說一句通常分別時講的“寫信來吧”……從那時候起，我就不知道謝尔盖在哪裏了，而且也不想去打听，這個疙瘩一直攔在心上。交朋友有一條不成文的條例：有信任就有友誼，信任破滅了，友誼也就沒有了。

就在最近才搞清楚，這段不平常而乍看起來頗為奇怪的事是怎樣了結的。

五月十日夜裏，我因搜集資料準備寫一本關於金屬動力

切削的小冊子而坐至深夜。

我仔細研究着一年完成四、五倍定額的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所提出的新的切削器和銑刀的藍圖和照片，翻閱着他們的新操作方法的介紹，這使我不能不想起我們“革命動力”工廠的第一批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想起關於生產力限度的爭論，想起我們工廠的全体人員曾經怎樣響應黨的號召為爭取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鬥爭。

當然，我也不能不想起，就是謝爾蓋·拉弗羅夫第一個開始一人看管三台萬能銑床的：兩台銑床是自動運轉的，第三台是手搖的——都順利地轉動着！

我也想起了我和謝爾蓋·拉弗羅夫怎樣一同去服兵役；入伍時，他在西部，我在高加索，服完兵役後，我們在機床製造專科學校裏又碰在一起了；當讀完二年級時，衛國戰爭開始了，我們重又分離，勝利後，我們又在那個學校的學生宿舍裏遇到了。

就在以前，還在工廠裏的時候，謝爾蓋的倔強和固執就是很出奇的，戰爭使他這些品質增強到最高程度。學生文娛晚會、集體看戲看电影他從來不參加。如果宿舍裏出現了一把六弦琴，他就感到像碰見了不幸一樣。

在會議上，他總是反覆地說：學習，學習，學習！如果依照他的意見，那麼學校裏每個得三分的人也得開除出去。

他不斷地製作出各樣東西：在三年級時他改進了一種試驗鋼硬度的儀器；在四年級他設計了一種裝置，使鑽床的生產力提高了一倍。他在“自動化車間”的畢業設計中得到了“優

良”的成績。

謝爾蓋受命在莫斯科一个大工廠裏實施他的這個設計，並且不到一年工夫，他就被委任為副總設計師。

這位年輕的工程師還要幻想什麼呢？！

謝爾蓋有一點常使我感到驚訝：他很孤癖，甚至可以說是冷冰冰的。有一次，費了很大的勁我才把他拖到“大劇院”去看歌劇“聖誕節前夜”。沒有比這場戲更輕鬆愉快的了，可是謝爾蓋却打起呵欠來了，第二場時他幾乎睡着了，到了第三場，他簡直就溜走了。他說：“我还是到工廠去好些……”

他从不注意女人。我所聽到他談起的女人祇是“博學的女工程師”、“優秀的女設計師”、“優秀的女繪圖員”、“能幹的女工作人員”、“有經驗的女實驗員”這一套。

奇怪的是，恰恰就是因為女人使他吃了一次苦頭……

我為了替小冊子搜集資料，直工作到深夜三點鐘，正打算睡覺時，門鈴忽然響了起來。

“電報”，我想。我的愛人帶着兒子在波爾達伏親戚家休養，最近該回來了。

當我一打開門，看見謝爾蓋·拉弗羅夫站在門檻上時，真使我感到意外的驚奇。

“你接待不速之客嗎？”他微笑着說，“我呀，老兄，是從車站一直到這兒來的……”

一刻鐘以後，我們就坐下來喝茶了，還沒等到我問他，謝爾蓋就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我也就沒有打斷他。我聽着他嘶啞的聲音，顯然，他是在北方着了涼；我望着他那夾雜着幾

縷白髮的兩鬢，從前是像漆一樣黑的，現在已經灰白了；他那雙褐色明亮的眼睛，現在也不那麼光亮了——直到這時，我才充分明白，他有了怎樣的感受，他是怎樣經受了這一切的。

二

兩年以前，也是在這樣的一個夜裏，謝爾蓋來到我住的村鎮上。他好像有什麼事非常激動，但沒有馬上說出究竟是怎麼回事。我知道他的脾氣，也就沒有問他，我想，他如果要說，那他自己一定會說出來的。

我們不慌不忙地喝了些茶，下了兩局棋——這是謝爾蓋所承認的唯一的娛樂。我談了一些我的工作——這時我剛剛接受了工具車間的工作；也談了他的工作——那天晚上部裏批准了他的有高度準確性的新機床的設計草案。

“尼可萊，你知道嗎，我開始相信命運了，”謝爾蓋突然沖口說道。他面朝着椅背，跨開雙腿坐在一張椅子上，手掌使勁地按住椅背。

我一點也摸不着頭腦，驚奇地看了他一下。固執、倔強、勤勞，這些都對，但幹麼說起命運來呢？……

而謝爾蓋忽然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從這個角落踱到那個角落，異常生動地開始談述他白天碰到的事情……

這件事的發生完全是很意外很突然的！

部裏請謝爾蓋去參加一個會議。當他的車子駛過一條城郊的街道時，不知從哪兒出現了一個手裏抱着孩子的女人，眼睛看着另外一個方向正在穿過馬路。謝爾蓋猛然煞住車。女

人嚇慌了，正好落起小雨，滑了一下，便跌倒了。謝尔盖急忙走出汽車。扶她起來。

“您沒有跌傷嗎？孩子跌壞沒有？”

“維嘉，你碰痛了嗎？”媽媽耽心地問道。

那孩子看起來只有三、四歲光景，但他並沒有想到哭，或許是他嚇壞了，或許他根本就不明白有什麼危險威脅過他。

“請原諒，”謝尔盖不安地說。心想：真糟糕，差點把他們撞壞了。“您允許我送你們嗎？”

街上陰暗了起來，一朵黯淡的烏雲遮住了太陽；風揚起了灰塵，人行道旁邊的小白楊樹搖搖擺擺地晃動着。

“謝謝……如果這不妨礙您的話……”

汽車剛剛開動，大雨就傾盆而下。擋風玻璃被雨水流得模糊起來。謝尔盖開動了小刷，它們便左右擺動着刷亮了玻璃。

“我知道，這是掃院子的。”孩子說。

“對呀！”謝尔盖微笑了一下。

女人也微微一笑。謝尔盖一見她便有了好感，她那高高的顴角長得齊齊整整的連一絲絲皺紋也沒有。眼睛藍晶晶的。不大而微微翹起的鼻子上散佈着一點點兒細小的雀斑。在她那如孩子一樣稍稍凸起的上唇上，現出一些細毛。

“但這孩子像小吉普賽人，大概是像父親，”謝尔盖想。他不知怎麼因為這不認識的年輕女人有了丈夫而覺得不自在起來了。

“這就到我們家了。”她說。

他們穿過人行道，停在門口。雨下得真不小，但它却使一

羣孩子覺得興緻勃勃：他們高興地赤着腳打着水，把自己做的小船放到水流很急的小溝裏去。

孩子拉拉謝爾蓋的袖子說：

“你會做小船嗎？”

“小船？會做的。”

“像真的一樣嗎？”孩子的眼睛高興得變圓了。“給我做好嗎？”

“維嘉！”媽媽責備地說，“你又要玩具了。還不趕快謝謝叔叔，要不是他，我們就成了落湯雞了。”她望着謝爾蓋說。“对不起，我還不知道您是誰，您的名字叫什麼呢？……”

“拉弗羅夫……我可以來找維嘉給他做小船嗎？”

“當然可以……請來吧……”

謝爾蓋拿出了自己的筆記本。女人說出了自己的電話號碼。

“我姓克羅托娃……”

謝爾蓋很晚從部裏回來時，仍念念不忘這一次的相遇。……

“因此我沒有回家去而到你這兒來了……你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他收拾着棋子並結束了這段話。

我沒有馬上回答。抽起了一支煙，走向陽台門前，打開了門，向各座房子暗黑的窗戶望了一會兒。鎮上大家都睡了。最後的一班電車也隆隆地疾馳而過，轉向車廠去了。

遠處，紅光籠罩着半个天空，那裏是莫斯科。

怎樣回答謝爾蓋呢？我是不相信“一見傾心”的。

“我想，也許將來需要我幫你一下，”我終於這樣的說。

“竟是这样嗎？你打算怎样？”謝尔盖不滿地斜視着我。

“对这件事我有很多理由，”我决定用開玩笑的話調說。

“第一，我注意到謝尔盖·拉弗罗夫不管時間已經很晚却从十二公里以外跑到我这兒來。而謝尔盖·拉弗罗夫明天早上正八點是必須到工廠裏去的……”

“第二呢？”

“第二，謝尔盖·拉弗罗夫我同他結交不是第一年了，他一次都沒談过恋爱，却突然談起恋爱來了，这可能会做出蠢事來……”

謝尔盖繼續在房間裏踱來踱去，兩手擺在背後。

“你根据什麼說我恋爱呢？”他惱怒地問道。“我祇說過我喜欢她。”

“如果只是喜欢她，那就不会半夜乘車子到我这兒來……你親自說過：她有个孩子。那就是說，她有丈夫……沒有結婚的女孩子难道还少嗎？……你簡直是除了自己的設計局什麼地方也沒有去过，除了你的同事，什麼人也沒有看見过……”

“你還不認識她呢……”

“那你就介紹一下……不过，她是个什麼人呢？她叫什麼？”

“克罗托娃。”

“名字和父名呢？”

她的名字叫什麼？謝尔盖心慌意乱得忘記問她了。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也不想知道。”我大笑着說：“原來

你不是謝尔盖而是赫尔曼那她就是麗莎了……〔註〕”

謝尔盖走到衣架边，猛然衝動地拿下了帽子，只用“回家”一句話回答了我“到哪兒去”的問題。

要挽留他是徒然的。

我高声叫喊着，要他僱輛車子。他連听都不听，就走了。就那麼步行着走了。要步行到“農民哨棚”那裏，因为在这个時候附近是找不到出租汽車的……

我是知道謝尔盖的，他决不会先給我打電話，或者到我這裏來，所以爭執以後，大概过了七天，我耐不住了，便親自打了个電話給他。值日的女秘書接了我的電話。

“什麼，什麼？”我問了又問，“您確實知道這件事嗎？”

真是難以相信的事情：謝尔盖今天在“大劇院”裏……

看起來，這件事跟我有什麼關係呢？一個人遇到一個女人，他喜歡她。可能這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女人。但還不知道她是不是喜歡他。如果她已經結婚了，那就有些放心了。但是我還是很激動，因為“謝尔盖做事情從來不會半途而廢的。”

“可真是的，他不會做出什麼蠢事來吧，”我想。

我又想到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我覺得很重要，於是便乘車趕到“大劇院”去……

謝尔盖曾告訴女秘書，如有什麼緊急的事情要找他，他的座位是正廳第九排。我想法買到二樓包廂的票，環顧了一下就馬上找到了我的朋友和他的新相識，歌劇已經開始了，因此

〔註〕這是普希金名著“黑桃皇后”中的男女主角。

在半明半暗的情況下，我看不清楚她。但我一下子就看出了謝爾蓋。他看着自己的女伴，連眼睛也不眨一下，舞台上和坐滿了上千人的大廳裏的一切他都不注意……。

幕落下來了，巨大的水銀燈亮了起來，觀眾們站了起來向演員鼓掌。謝爾蓋也在鼓掌，但就是現在，他還祇是看着她。

我朋友的這個女伴是夠漂亮的。她的眼睛放射着愉快的光芒。她俯著頭鼓著掌，笑着，並在講什麼。他也微笑着，我從來沒有見他這麼稱心，幸福和歡樂。

觀眾們到休息室去了，但拉弗羅夫的女伴，並沒有想走出大廳。我們包廂裏的人也全都走了出去，這時謝爾蓋大概回過頭看到了我。他向她講了什麼便走到走廊裏去，我連忙迎上了他。

“事情發展得怎麼樣？我想你已經知道她的名字和父名了吧？”

“說真話，你怎麼會离家這麼遠到這兒來？”謝爾蓋不愉快地問道。

“由於良心的驅使，”我微笑着說，“你的朋友確實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如果我處在你的地位我也会入迷的……給我介紹介紹吧……”

“這值得嗎？……我擔心，也許將來要我幫你一下，”謝爾蓋惡狠狠地說，使我大吃一驚。“最好還是不要跟蹤着我們……要做偵探你還不配。”他幾乎是帶着敵意地加上了這句話，連招呼也不打就回到大廳去了。

我的情緒非常壞：謝爾蓋無緣無故的侮辱了我。而我不

过只想同她認識一下，看一看她对他是不是合適，一句話，只是想了解一下，她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

虽然我不想再朝他們那边看，可是我並沒有離開剧院，也就因为这样，我發現了我所意料不到的事情。

在隔壁的包廂裏，在陰暗处有一个瘦瘦的高个子男子站在椅子背後，他的下巴尖削，留着修得像小刷子似的短髭，眼睛上懸着濃密的烏黑的眉毛。

我在什麼地方曾經見過这个人？

他一面看剧，一面又不時地好像是順便地看看大廳。由於一种很自然的好奇心，我就跟着他的視線。毫無疑問：他正在注意着謝尔盖和他的女伴。

我到底在什麼地方看見过这个人呢——我尽力思索着但總想不起來。

三

為什麼到現在我們当中还有一些多疑、迷信的人呢？他們總認為“禍不單行”：“不幸一來，大門就開！”我從來也沒有認為这是規律性的，但是，在謝尔盖身上發生的事情却有點特別，同時，竟也是某些一連串情况的巧合。

就在那年八月底，在一次城市的党内積極分子會議之後，謝尔盖工作的那个工廠的党委書記格罗莫夫在樓梯上叫住了我。

“你好，鮑契卡洛夫！有一件事情要問你：你有好久沒有見到謝尔盖了嗎？”

我回答他說，从五月份起就沒有見過謝爾蓋了。

“你知道嗎，”格羅莫夫開始說道，“你的朋友好像發生了什麼不愉快的事……怎麼對你說好呢，總之，他不像从前我們大家所熟識的那個謝爾蓋了：从前，想用套索把他拉出工廠都不可能，而現在呢——只要一空下來就看不到他的影子了。當然，我不贊成一天到黑蹲在工廠裏，但謝爾蓋並不是這樣。連政治學習他也勉強应付，並且常向別人借錢，對同事也冷淡起來了……他从前就不愛多話，而現在呢，就更像蝸牛似的鑽到自己的殼裏去了……真不應該。對他自己也好，對工作也好，都不應該。你是知道的，我們現在的工作是多麼重要……我們兩個人應該對他做些工作……他在談戀愛嗎？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如果你碰見他，不妨同他談談，我本人已經跟他談過了，要他坦率地談談，但他却對我說：“我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關於工廠裏的任務請您放心——一切都會按期完成……”

“是呀，我知道，我們工廠的許多設計部門正在共同地擬訂一個多麼重要的草案，因此，我決定星期日到謝爾蓋那裏去一趟，但因為有事沒有去成。而在下一個星期天，他自己打了電話來說：我想和你談談……”

我們在中央文化休息公園裏的一個水上餐廳的露天涼台上見了面。

奇妙的黃昏的景色出現在點綴着小船和汽艇的莫斯科河上。列寧山上綠色的弧形的光圈向左一直伸到多羅戈米羅夫。

在河邊站着一個男孩，他把一小塊一小塊的麵包向海鷗

擲去。這就是維嘉·克羅托夫。謝爾蓋是同他一道來的。維嘉尽情地玩着木馬，在哈哈鏡室裏大笑，心滿意足地吃夠了冰淇淋，於是他就很安靜地不打擾我們的談話。

謝爾蓋一句也沒有提起我們在“大劇院”裏所發生過的事情，我也不願回想那段不愉快的談話。

“你是不是可以幫我一下忙，尼可萊？”謝爾蓋低聲地問我，他已經忘了他曾經重複了我的那句話。他從來不曾有過像現在這樣憂慮的樣子。

“幫忙？幫什麼忙？”

“我需要一些錢，”謝爾蓋說。“在兩個月左右……五千個盧布……我還差五千盧布。”

“錢怎麼會差的呢？”我知道謝爾蓋生活過得很儉樸；他的工資和獎金收入很多，常有節餘寄給家裏和存在銀行裏。

“請你不要誤解，”他不滿意地皺着眉頭說。“請放心，我不是來向你報賬的，公款我向來都沒有經手過，就是有的話……你不要問我為什麼需要這些錢，一句話，你能不能借給我五千個盧布？……”

“如果我還是問呢？”

我實在弄不明白，幹麼謝爾蓋需要這麼些錢。並且他說：“還差……”如果不是動用了公款，那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打牌輸了嗎？他從來也不打牌。要添衣服嗎？他的服裝都是頂好的。想買汽車嗎？他的“勝利牌”車子還是嶄新的。……

“好，我告訴你吧，”謝爾蓋不高興地說。“我想買一座別墅。”

謝尔盖·拉弗罗夫向來是“守財奴”的反对者和禁慾者，現在居然要置私人別墅？！這真使我搞不懂。但我忽然想起：

“給他買？”我朝維嘉那邊看了一眼。

“給他們買。”

“那麼她同意了嗎？”我警覺了起來。

“我說服了她，不過還是暫時的……當她還沒有找到房子……或還沒有办好離婚手續的時候，這樣做比較好些。”

“如果是這樣，謝廖格〔註〕，你可以將全部情形告訴我吧，”我要求道。

“那你就听着，可別打斷我的話。”他緊接着回答我說。

那天夜裏，我們兩人發生過爭執之後，謝尔盖到天快亮時才到了“農民哨棚”，叫到出租汽車後便直接到工廠去了。

漫長的五月的白天在工作中過去了。但當所有的同事都走開，祇留下謝尔盖一人在辦公室時，他的手便伸向電話機……

一切都很順利，維嘉親自接了電話。拉弗罗夫叔叔沒有忘了給我做小船嗎？媽媽買麵包去了。媽媽叫葉里娜薇泰·伊凡諾芙娜。（尼可萊听得入神了！）而爸爸他們是沒有的……拉弗罗夫叔叔什麼時候來給我做小船呀？

於是，當天晚上他就去了。帶了一盒巧克力糖，是給維嘉的，一籃梨子，也是給維嘉的，一隻玩具小船，當然，也是給維嘉的……

〔註〕謝廖格是謝尔盖的小稱。

“噢，謝爾蓋·列昂尼托維奇，幹麼要帶这些东西呢？”葉里冊薇泰·伊凡諾芙娜不好意思地說。

“謝爾蓋叔叔，我們把甲板取下吧，我想看看燒鍋爐的人。”維嘉要求道。

葉里冊薇泰·伊凡諾芙娜的房間並不大，但一切都擺設得使人覺得像在自己家裏那樣自在。牆壁上裝飾着莫斯科近郊的風景照片。

謝爾蓋从小就非常愛好攝影，因此，現在便很有興趣地看着庫齊明諾克的林蔭道，庫巴伏諾的別謝洛夫湖，阿爾漢格爾斯克驚人的建築風格，克利亞茲馬河上的樺樹林……

“这些作品是出自一个人的手嗎？”

“是我拍的……”因受恭維而高兴的葉里冊薇泰·伊凡諾芙娜不好意思地說。“我是在一个照相館裏做實驗員……”

“幹麼做个實驗員？这些东西甚至馬上可以拿去展覽！”

“要做个攝影記者，必須經常在外面跑，但維嘉丟給誰呢？”她答道。“而且……現在我又沒有一隻好的照相机。”

弄坏了小船並因看到船裏沒有人而祇有彈簧時，維嘉覺得很是懊惱，他動手去拿糖和梨子。最後，他鬧着要睡覺，並且一下就睡着了。

他們長久地沉默着。謝爾蓋心想，根据一切看來，这年輕女子的生活是並不愉快的。

“如果你有時出去，那維嘉交給誰呢？”

“讓他一人在家，但我很少出去，我的工作拿到家來做的。我的實驗室就在廚房裏。鄰居不在家，這幢房子裏就住